

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

考古学专刊

丁种第五十六号

六顶山与渤海镇

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LIUDINGSHAN AND BOHAIZHEN
ARISTOCRATIC CEMETERY AND CAPITAL SITE
OF THE BOHAI STATE, TANG DYNASTY

(WITH AN ENGLISH ABSTRACT)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China 1997

前言

唐代渤海国，是当时我国东北地方以粟末靺鞨族为主体，结合靺鞨诸部及其他各民族而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君主历来受唐王朝的册封，封号先后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领忽汗州都督”，“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渤海国王”，“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渤海国王”，“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尉、渤海国王”^①等。因此，从名分上说，渤海国是唐王朝在边远地区的一个藩国。

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在今牡丹江上游，以吉林省敦化盆地为中心，始建政权，称为震国。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唐睿宗遣使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领忽汗州都督”，从此“去靺鞨号，专称渤海”^②。仿效唐朝制度，渤海诸王皆有谥号。自高王大祚荣立国开始，传15世至末王大諲譔于辽天显元年（公元926年）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所灭为止^③，渤海国的历史长达229年之久。

渤海全盛时，“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④，境域辽阔。由于“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长安）太学，习识古今制度”，使用汉字，深受唐文化的影响，故有“海东盛国”之称^⑤。渤海农业和畜牧业产品丰富，各种手工业亦有一定的规模，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不断发展，对古代我国东北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开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从各个方面研究渤海的历史，特别是从考古学方面对渤海的遗迹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发掘，便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1963年8月～11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考古工作队第二队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境内对渤海的各类遗址和墓地进行地面调查，并在吉林省敦化县六顶山和黑龙江省宁安县大朱屯试掘了2座渤海墓葬，为以后进一步开展工作作准备。

1964年5月～6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考古工作队第二队对吉林省敦化县六顶山的渤海墓葬进行正式的发掘。同年6月～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考古工作队第二队又两次在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大规模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并进行全面的地下钻探。在上京龙泉府城址的郊外各处，也作了地面调查。

六顶山的墓葬，早就被当地群众所发现，伪满时期曾被盗掘。但是，在解放之前，始终不知墓葬的年代和墓主人的族属、身分。1949年7月～10月，吉林省延边大学历史科和敦化县启东中学的部分师生在这里清理了9座墓葬，获得了一些珍贵的随葬器物，特别是渤海第三代国王文王大钦茂之女贞惠公主墓碑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极大重视。这样，六顶山之作为唐代渤海国前期王室和贵族的墓地也就开始得以确认。以后，吉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吉林省

① 《新唐书·渤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6180页～6181页，1975年2月。《旧唐书·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标点本，5360页，1975年5月。

② 《新唐书·渤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6180页，1975年2月。

③ 《辽史·太祖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21页～22页，1974年10月。

④ 《新唐书·渤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6182页，1975年2月。

⑤ 《新唐书·渤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6182页，1975年2月。

博物馆又于1953年和1957年对墓地进行了两次调查。1959年8月,吉林省博物馆等单位除对上述9座墓葬作第二次清理以外,还新发掘了2座墓葬^①。

1964年5月~6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考古工作队第二队在六顶山又发掘了19座墓葬,加上1963年试掘的1座,共计20座。就墓的结构而言,可分“土坑封土墓”和“石室封土墓”二类,前者计4座,后者计16座。“土坑封土墓”以木棺为葬具,多数的墓筑木椁,形成椁室。“石室封土墓”则在土坑内砌叠石块,上盖石板,以为墓室。前者全数和后者二分之一以上的墓,葬后经焚烧,可称火葬。各墓所葬尸体大都在两具以上,甚至有多达十具以上的,或属合葬,或属迁葬。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多寡不等,部分墓葬则有金银、玉石、玛瑙等质料的装饰品。此外,贞惠公主墓的墓室虽早经清理,但墓道未曾探明,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考古工作队第二队顺便为之作补充发掘,使这座闻名于世的渤海贵族墓的全貌得以究明。从六顶山的墓葬可以察知靺鞨族固有的葬俗,而贞惠公主墓的形制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唐王朝墓制的影响。

在渤海国的五京之中,上京龙泉府规模最大。因地理位置在北方,故称上京。城西临忽汗河(今牡丹江),所以又称忽汗城。文王大钦茂于唐天宝(公元742年~756年)末年自旧国迁都于此,始为全国首都。唐贞元(公元785年~805年)初年虽一度迁都至东京龙原府,但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成王大华璵又还都于上京^②,直至辽太祖天显元年(公元926年)末王大諲譔自此城出降为止^③。总计渤海两度在上京龙泉府建都,为时共达160余年。正如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所表明,都城的建制模仿唐长安城,可谓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足见渤海国与唐王朝在制度、文化上的关系之深。

辽灭渤海后,以其故地为东丹国,忽汗城改名天福城而成为东丹国的首府^④。天显三年(公元928年),辽太宗迁东丹国于辽河流域,以辽阳(今辽宁省辽阳市)为首府^⑤,改名为天福城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遂遭废弃。其遗址在宋代洪皓的《松漠纪闻》^⑥、清代张贵的《东京记》^⑦、高士奇的《扈从东巡日记》^⑧和吴兆骞的《天东小纪》^⑨等著作中多有述及,但不详细,有的且误认其为金代的上京。至清代末年,曹廷杰、景方昶等始考定此城址实为渤海之上京^⑩。1924年王世选、梅文昭等编修《宁安县志》,对城址又有明确的记述和考订,并由傅明毓等实测绘制了“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图”,堪称创举^⑪。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时期,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与我国其他各地的许多重要的古迹一样,多次遭外国侵略者的破坏,遗物被劫掠。1933年6月~1934年7月,“东亚考古

① 王承礼:《敦化六顶山渤海古墓群调查简记》,《吉林省文物工作通讯》1957年,32页~36页。王承礼:《敦化六顶山渤海墓清理发掘记》,《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3期,200页~210页。

② 《新唐书·渤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6181页,1975年2月。

③ 《辽史·太祖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22页,1974年10月。

④ 同注③。

⑤ 《辽史·太宗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30页,1974年10月。

⑥ 《辽海丛书》第一集,辽海书社铅印本,1932年。

⑦ 转引自施国祁《金史详校》卷三,《广雅书局丛书·史学》。

⑧ 《辽海丛书》第一集,辽海书社铅印本,1932年。

⑨ 转引自注⑧。

⑩ 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辽海丛书》第七集,辽海书社铅印本,1932年。景方昶:《东北舆地释略》卷三,《辽海丛书》第三集,辽海书社铅印本,1932年。

⑪ 王世选等:《宁安县志》卷三,古迹·古城条,3页~6页及附图,1924年铅印本。

学会”趁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之机，对上京龙泉府遗址进行发掘，并于1939年在东京出版题为《东京城》的报告书。报告书中发表的各种遗迹、遗物的资料以及全城的平面图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无错误^①。特别是宫城内称为“五重殿”的五座主要的大殿，因现场操作粗疏、草率，遗迹多被毁坏，实属无可弥补的损失。

1964年6月~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考古工作队第二队在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对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作全面的勘探，并选择各种有代表性的遗迹作为重点发掘的对象。在大约4个月的时间中，究明了城墙和城壕的结构，城门的位置和形制，城内各街道的布局，里坊的区划，宫城的规模和建制，官衙的设置以及城内、城外佛寺的分布和佛殿的构造等等。在勘探和发掘的基础上，重新实测了上京龙泉府全城的平面图，不仅为研究渤海都城本身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且可为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东亚各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比较研究作重要的参考。出土的遗物种类多，数量大，是考察渤海手工业产品的珍贵的实物资料。

先后在敦化县六顶山和宁安县渤海镇现场参加调查、钻探、发掘及摄影、测量的人员，有当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仲殊（队长）、谢端琚、孙秉根、张子明、高兴汉、屈如忠、王振江、赵铨、郭义孚、刘国强，吉林省博物馆的李殿福、曹者祉，黑龙江省博物馆的杨虎同志等。其中，王仲殊、谢端琚、孙秉根、李殿福、杨虎和张子明同志担任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在调查、发掘期间，曾得到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省委、省政府、省博物馆及有关各县的县委、县政府和县文化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曾派遣部队，先后在六顶山和渤海镇现场参与发掘工作。这里，谨致深切的谢意。

^① 东亚考古学会：《东京城》，1939年，日本东京。

第一编 六顶山渤海贵族墓地

敦化县位于吉林省的东部,长白山脉的北麓,境内地势高峻。县城敦化镇及其附近则为一盆地,周围群山环抱。牡丹江水发源于县南长白山支脉牡丹岭,蜿蜒北流,在县城东面约2公里处经过,再往北汇合诸川,注入镜泊湖。

六顶山(亦称牛顶山)在县城南约5公里,海拔603米,高出附近地面数十米,自西而东,有六个小山峰,起伏相连,因以得名(图1;图版1)。西数第二峰最高,其余坡南伸,将山的南面分隔成两个山坳,西山坳狭而深,地势较高;东山坳稍为开阔,形如簸箕。渤海墓葬密布在这两个山坳内,形成两个墓区。西山坳称第一墓区,东山坳称第二墓区。墓的封土或高或低,形迹可辨;由于墓的分布过于密集,封土有的互相连接,以致有界线不清的。

第一墓区有墓30余座,南部各墓一般较大,北部各墓则较小。1949年及1959年,延边大学历史科和吉林省博物馆曾先后在此墓区发掘、清理了12座墓,其中包括贞惠公主墓。第二墓区有墓50余座,墓的规模较第一墓区南部各墓为小(图2)。两个墓区的所有墓葬,曾经吉林省博物馆分别编号^①。

六顶山基地为迄今所知的最重要的渤海早期贵族墓地,解放以来,一直得到很好的保护,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山上多灌木,长杂草,为了保护墓地,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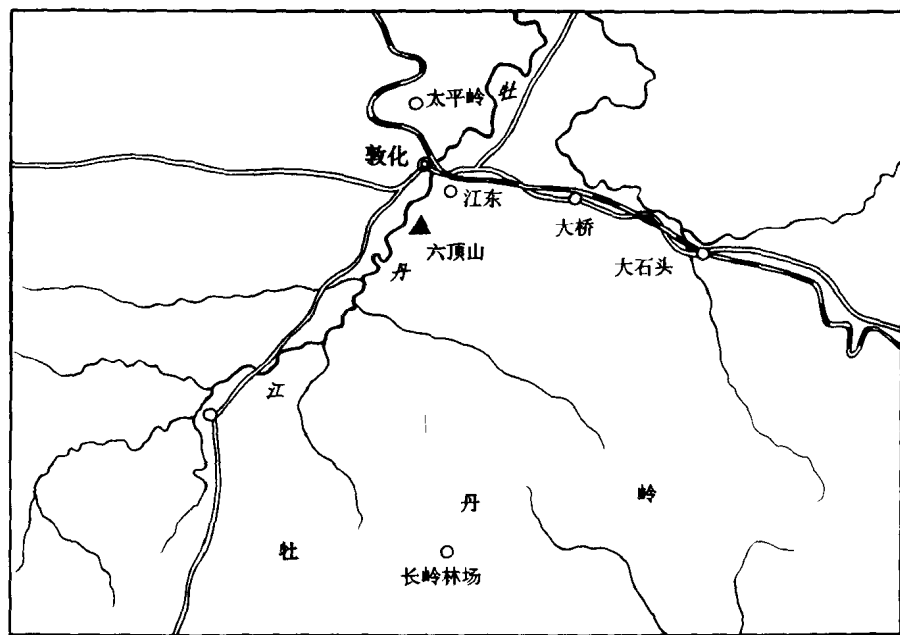


图1 六顶山渤海贵族基地位置示意图

^① 王承礼:《敦化六顶山渤海古墓群调查简记》,《吉林省文物工作通讯》1957年,32页~36页。王承礼:《敦化六顶山渤海墓清理发掘记》,《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3期,200页~2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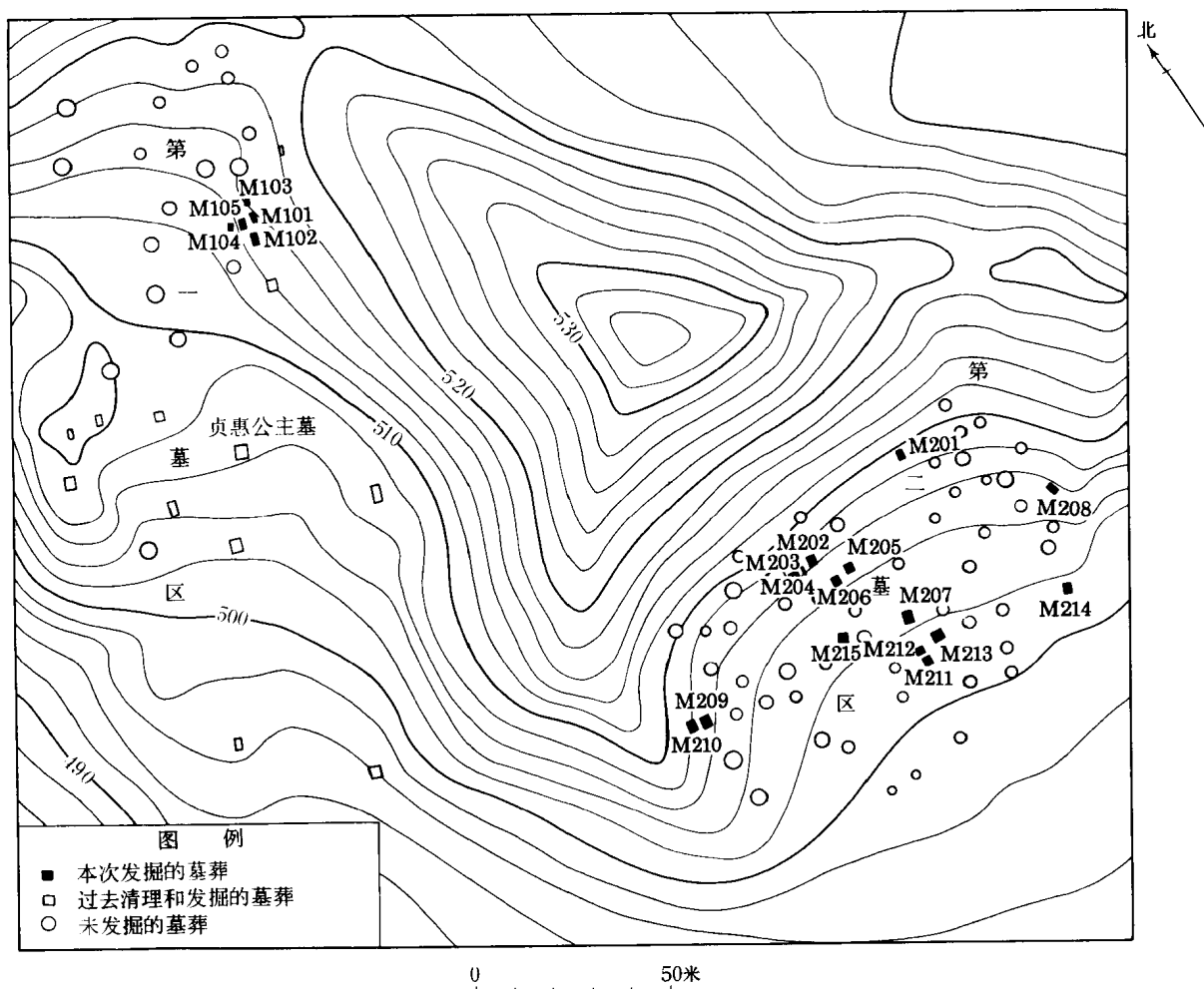


图 2 六顶山渤海墓葬分布图

未开垦。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考古工作队第二队,于1963年10月在六顶山调查,并在第二墓区试掘了M201(原编号为ⅡM8)。1964年5月再度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工作于5月17日开始,6月24日结束,前后历时约5周。连M201在内,共发掘了20座墓,其中5座在第一墓区,15座在第二墓区。为了叙述方便,将所发掘的20座墓重新编号,第一墓区各墓自101号编起,第二墓区各墓自201号编起,以示区别,并将吉林省博物馆的原编号在六顶山墓葬登记表(表1)中注明,以便核对。此外,还清理了贞惠公主墓的墓道,在此附带加以叙述。

表 1

六顶山墓葬登记表

墓号	原编号	方向	类型	墓 室(米)	墓 道(米)	骨架	随 葬 器 物
M101	I M13	185°	石室	2.94×1.32—0.28	0.46×0.66	5	陶片 47;铜带铐(V)5,带扣(Ⅲ)1,耳环(I)1;铁带铐1,棺钉 20。
M102	I M14	190°	石室	3.02×1.66—0.56	?	10	陶碟 1;铜带铐(Ⅱ、Ⅲ、V)7,带扣(I)1;铁带铐(I)1、残 5,铤尾 1,棺钉 1。
M103	I M15	195°	石室	1.18×0.54—0.28	无	?	
M104	I M16	202°	石室	1.21×0.62—0.58	无	?	陶敛口罐 1,直腹罐 1,陶片 38。
M105	I M17	190°	石室	2.64×1.46—0.86	0.8×0.84	4	铜指环(Ⅲ)1,耳环(Ⅱ)1;铁棺钉 17。
M201	Ⅱ M8	185°	石室	2.44×1.62—0.4	1.25×0.9	1	陶瓶(I)1,碗 1,盘 1,陶片 50 余片,板瓦 1;铜钺(Ⅱ、Ⅲ)2,铜片 1。
M202	Ⅱ M5 甲	185°	石室	3.6×2.2—0.4	已遭破坏	1	陶长腹罐 1;料珠 2。
M203	Ⅱ M5 乙	182°	石室	2.55×0.7—0.85	无	2	陶片若干;铜钺(I)2,鍍金铜耳坠 2。
M204	Ⅱ M5 丙	?	石室	2.8×2.4—(?)	?	1	残陶长腹罐 1;铜钺(Ⅳ)1,带铐(Ⅳ)1,铤尾 1,环 1;银指环 2;铁镞(Ⅲ)1;玛瑙珠 2,料珠 1。
M205	Ⅱ M17 甲	190°	石室	2.85×2.65—0.55	1.40×1.0	3	陶长腹罐 3,双耳盆 1,瓶(Ⅱ)1;铜指环(Ⅲ、Ⅳ)2;料珠 3。
M206	Ⅱ M17 乙	185°	石室	2.7×2.7—0.5	1.2×1.0	5	残陶长腹罐 1,圆腹罐 1;铜钺(I、Ⅳ)3,耳环(I)1,带扣(Ⅱ)1,带铐(V)1,铃 11;铁带铐(I、Ⅱ)8,镞(I、Ⅱ)4,棺钉 13;玛瑙珠 64,料珠 6。
M207	Ⅱ M27	203°	石室	3.42×2.82—0.6	2.0×1.15	?	陶壶 1,敞口罐 1;铜钺(Ⅳ)2,衣扣 1;残铁环 1,残片若干。
M208	Ⅱ M28	170°	土坑	约 3×1.5—0.4	无	?	陶片 10 余片,板瓦 3,瓦当 1;铜钺(I)1。
M209	Ⅱ M29 甲	199°	土坑	3.07×2.36—0.9	0.94×0.9	7	陶圆腹罐 1,筒瓦 2,板瓦 18;铜带铐(Ⅱ)2;铁小刀 1,棺钉 20。
M210	Ⅱ M29 乙	192°	土坑	2.36×2.24—0.6	无	3	陶片;铜指环(Ⅱ)1,带铐(I、Ⅳ)11;铁带铐(Ⅱ)1;玛瑙珠 4。
M211	Ⅱ M34 甲	185°	石室	2.8×2.2—0.6	0.9×0.82	6	陶长腹罐 1;铜带铐(I、Ⅱ、Ⅳ)6,指环(I)1;铁带铐(I)1;金指环 1;银耳环 1;玛瑙珠 4;玉珠 1。
M212	Ⅱ M34 乙	184°	石室	残长 2.3×2.6—0.3	?	?	
M213	Ⅱ M34 丙	180°	石室	3.2×2.9—0.5	1.3×0.85	?	陶片若干;银耳环 1;铁棺钉 20。
M214	Ⅱ M39	195°	土坑	2.5×1.64—0.35	无	?	陶片若干;铁棺钉 7。
M215	Ⅱ M44	197°	石室	2.8×2.5—0.6	1.4×1.0	8	残陶长腹罐 1,陶片若干;铜带铐(V)2,铤尾 2,钺(Ⅱ、Ⅳ)3;铁镞 1,残铁器 1;玛瑙珠 2,玛瑙管 1。

壹 墓葬形制

所发掘的 20 座墓,都有封土,可称为“封土墓”。但是,就其墓室结构而言,有的系石室,有的为土坑。“石室墓”占多数,计 16 座,其中 5 座在第一墓区,11 座在第二墓区;“土坑墓”仅 4 座,都在第二墓区。

一、石室墓

属于“石室墓”的 16 座墓是 M101~105、201~207、211~213、215。各墓的墓室均在原地面上先挖一长方形浅土坑,然后再用玄武岩的石块或石板垒砌而成(大部分未经过加工)。墓室平面呈长方形,有的略近方形。墓室四面的内壁和外壁,往往用较大的石块砌垒,比较整齐,其间用小石块充填。多数的墓在墓室的南面设有墓道,其位置一般居于南壁的正中,个别的略为偏西。墓底通常是在生土上面铺一层黄沙土,有的墓则另以小石块铺砌。墓室的顶部除 M105 和 M215 有石板铺盖以外,其余各墓都没有发现盖顶石。葬具大多有木槨、木棺。由于长年雨水冲刷,现存的封土都较低平,平面略呈圆形或椭圆形,土色黄褐,其表面的一层则已成为黑色腐殖土。

兹将各墓的具体情况分别叙述如下。

1. M101

位于第一墓区的北部,西南距贞惠公主墓约 50 米。该墓由墓室和墓道组成。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墓南北长 2.94 米,东西宽 1.32 米,深 0.28 米(图 3;图版 2,图版 3-2)。在墓底铺有两排扁平的石块,一排偏北,存五块;一排偏南,存三块,都作自东而西的排列,两排石块相距 1.2 米。从石块的位置和排列情形看来,也许是木棺的垫石。墓道在墓室南壁偏西处,长 0.46 米,宽 0.62 米~0.66 米。墓室与墓道底部都铺有一层厚约 1 厘米的黄沙土。墓的方向为 185 度。

木棺已腐朽,但遗有棺钉。从棺钉的排列情形看来,似有二棺,东西并列。西棺铁钉保存较好,可以大约量出西棺长为 2.1 米,宽为 0.45 米。墓内人骨散乱,但根据头骨,可知共有五个个体,编号为甲、乙、丙、丁、戊。其中丙、丁、戊三个头骨甚小,似系小孩。由于人骨散乱,推测应系迁葬。

随葬器物有铜带铐(VI 式)5 件,铜带扣(III 式)1 件,铜耳环(I 式)1 件,铁带铐 1 件,共 8 件。带铐与带扣在墓室东部、中部和南部,分布零散。耳环在墓室西部,靠近西壁。此外,尚有 47 片陶器残片及 20 枚铁棺钉。

2. M102

在 M101 西南。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3.02 米,东西宽 1.66 米,深 0.34 米~0.56 米(图 4;图版 4-1)。东、西、北三面石壁保存较好,南壁所砌石块已无存(上述墓室长度系按现存西壁长度计算)。由于南壁遭到破坏,当时有无墓道亦不得而知。墓的方向为 190 度。封土北高南低,呈缓坡,高出地面约 0.2 米。

葬具无痕迹,仅余铁钉,当系棺钉。人骨很乱。头骨共十个,除一个头骨在墓室东部偏北处以外,其余九个头骨都集中在墓室的西北角,其中甲、丁、庚三个保存较好。肢骨亦多堆积在西北角,另外在墓室东部亦有一些零散的肢骨。这种现象说明此墓为迁葬。

随葬器物有陶碟 1 件,铜带扣(I 式)1 件,铜带铐(II、III、V 式)7 件,铁带铐(I 式)6 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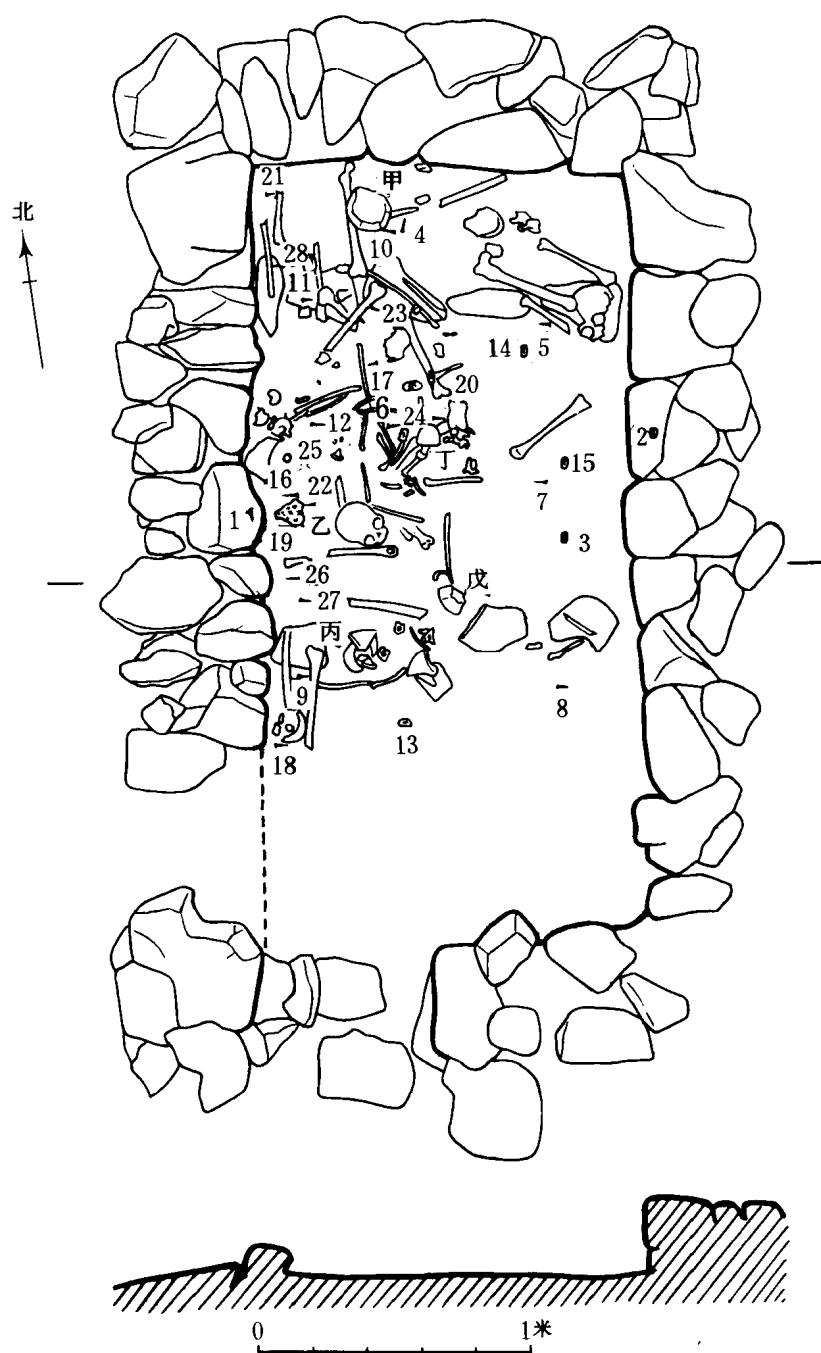


图3 六顶山 M101 平、剖面图

甲~戊. 头骨 1. 铁棺钉 2、3. 铜带铸 4~12. 铁棺钉 13、14. 铜带铸 15. 铁带铸
16~22. 铁棺钉 23. 铜带扣 24. 铜带铸 25. 铜耳环 26~28. 铁棺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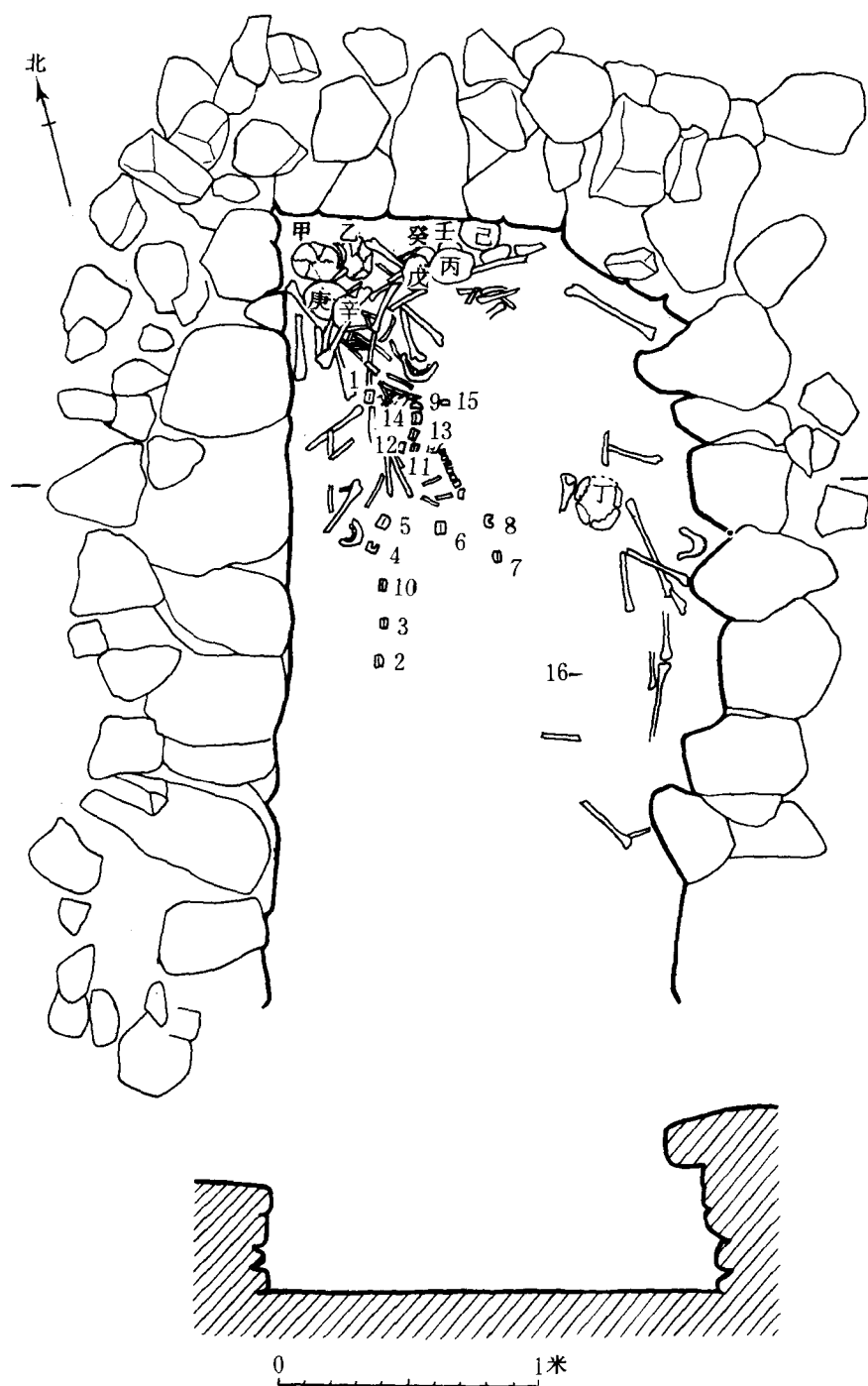


图4 六顶山 M102 平、剖面图

甲~癸. 头骨 1. 铜带铸 2. 铁带铸 3. 铜带铸 4. 铁带铸 5、6. 铜带铸 7、8. 铁带铸
9~11. 铜带铸 12. 铁带铸 13. 铁铤尾 14. 铜带扣 15. 铁带铸 16. 铁棺钉

铁铤尾 1 件。陶碟出在墓室外部封土内^①，带扣、铤、铤尾均分布在墓室中部偏西处，另有铁棺钉 1 枚。

3. M103

位于 M101 之北。该墓只有墓室而无墓道。墓室平面也呈长方形，南北长 1.18 米，东西宽 0.54 米，深 0.28 米(图 5;图版 4-2)。墓的方向为 195 度。封土堆呈一缓坡，高约 0.2 米。

葬具和人骨痕迹全无，随葬品亦未见。

4. M104

位于 M102 西北约 3.2 米处，东与 M105 相邻。该墓也只有墓室，无墓道。墓室平面也呈长方形。墓室口南北长 1.4 米，东西宽 0.75 米；墓底南北长 1.21 米，东西宽 0.62 米；深 0.38 米~0.58 米(图 6;图版 4-3)。墓底有三块扁平石块，作自南而北的排列，中间一块偏东，可能是木棺的垫石。墓的方向为 202 度。封土堆略呈圆形，高出地面约 0.2 米。

葬具和人骨全无痕迹。随葬器物有陶敛口罐、直腹罐各 1 件，另有陶片 38 片，位置均在墓室之外，为封土所盖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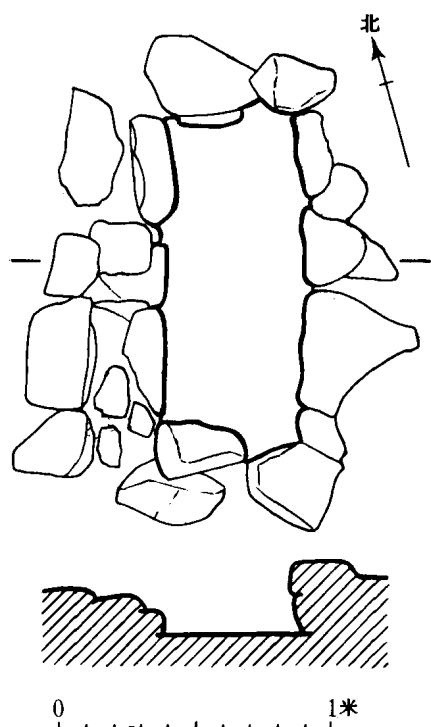


图 5 六顶山 M103 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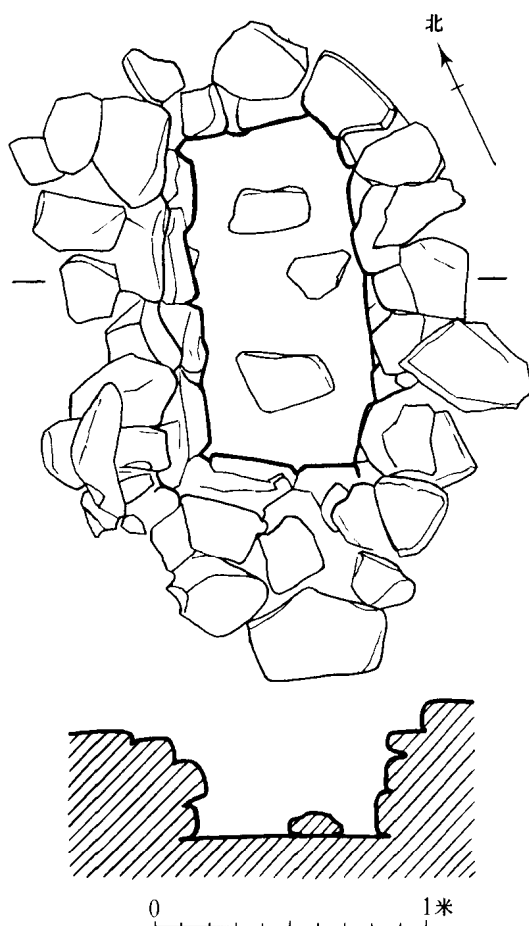


图 6 六顶山 M104 平、剖面图

^① 凡出土在墓葬封土内的器物，器号前加“0”以示区别，下同此例。

5. M105

在 M101 与 M104 之间,其东壁和 M101 西壁相接,其西和 M104 相距约 0.8 米。该墓由墓室和墓道组成。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2.64 米,东西宽 1.46 米,深 0.72 米~0.86 米(图 7;图版 3-1)。墓室由石块或扁平的石板垒成,但东壁较特殊,系由五块较大的石板竖立砌成,上面再用较小的石块铺叠,形制较特别。在墓室顶部尚盖有一块石板,在墓室内部又有四块石板,可能亦是盖顶石,因坍塌而落在墓室内。这五块盖顶石,大小不一,最大的一块长 1.1 米,宽 0.75 米,厚 0.5 米;最小的一块长 0.4 米,宽 0.35 米,厚 0.2 米。墓道在墓室南面偏西处,长 0.8 米,宽约 0.84 米。其东壁系用一块石板竖立,西壁已破坏。墓的方向为 190 度。封土堆略呈椭圆形,径约 5 米~6.5 米,高约 1 米。

棺木无痕迹,只遗存棺钉。人骨已被扰乱,多有缺失。头骨共四个,由此可知墓中人骨分别属于四个人体。甲、乙二头骨及其所属肢骨集中堆放在墓室西北角,附近无棺钉,当系迁葬。与此相反,丙、丁二头骨及其所属肢骨在墓室东部,附近有棺钉,估计是用棺木敛尸(以铁钉分布情况可知木棺长在 2 米以上)葬入此墓,尸体头向南。

随葬器物有铜指环(Ⅲ式)与铜耳环(Ⅰ式)各 1 件,前者在墓室的西北角,应属甲或乙人骨架;后者在墓室南部,头骨丁的附近。另有铁棺钉 17 枚。

上述 5 座墓都在第一墓区,各墓相邻(图版 2),其封土亦连成一片,界线不十分清楚。

6. M201

坐落在第二墓区北部居中处。该墓由墓室和墓道组成。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2.44 米,东西宽 1.62 米,深 0.3~0.4 米(图 8;图版 5-2)。南、西壁保存尚好,东壁和北壁多遭破坏,仅墓底存几块基石。墓道在南壁偏西处,长 1.25 米,宽 0.80 米~0.90 米。在墓道与墓室相接处,有三块石块,似系为封门而设(图版 5-1)。墓的方向为 185 度。封土堆略呈圆形,径约 6.5 米,高 0.65 米。

墓底铺有桦树皮,其上有火烧后遗存的木炭。人骨发现在墓室的东部,经火烧,已零乱,仅存头骨、颈椎骨、脊椎骨和趾骨的残片,但犹能看出尸体头部向南。

随葬器物有陶瓶(Ⅰ式)、陶碗、陶盘各 1 件,铜镞(Ⅰ、Ⅲ式)2 件,铜片 1 件,另有陶片 50 余片和板瓦 1 片。铜片、陶盘及板瓦残片出在墓室中,陶碗出在墓道内,其余都发现在墓的西部封土内。

7. M202

位于第二墓区北部偏西处,北依山坡。西南与 M203 号墓邻接,其封土与 M203 的封土连成一片,界线不清。此墓破坏严重。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 3.6 米,东西宽约 2.2 米,深约 0.4 米(图 9;图版 6)。四壁多已基本破坏,特别是东壁和北壁已基本无存。墓底主要用 0.3 米~0.5 米石块铺砌,较为平整。南半部已遭破坏,仅存黄土底。墓道似应在墓室南面,但迹象欠明。墓的方向为 185 度。

此墓系火葬,棺木仅残余炭屑。人骨经火烧,零碎缺失,但由于头骨的碎片发现在墓室北部,估计尸体的放置应系头北脚南。

随葬器物有陶长腹罐 1 件,出在墓的东部封土内;料珠 2 件,分别出在墓室的中部和封土内。

8. M203

在 M202 西南。此墓只有墓室,无墓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2.55 米,东西宽 0.7



图7 六顶山 M105 平面图和剖视图
甲~丁. 头骨 1. 铜耳环 2. 铜指环 3~19. 铁棺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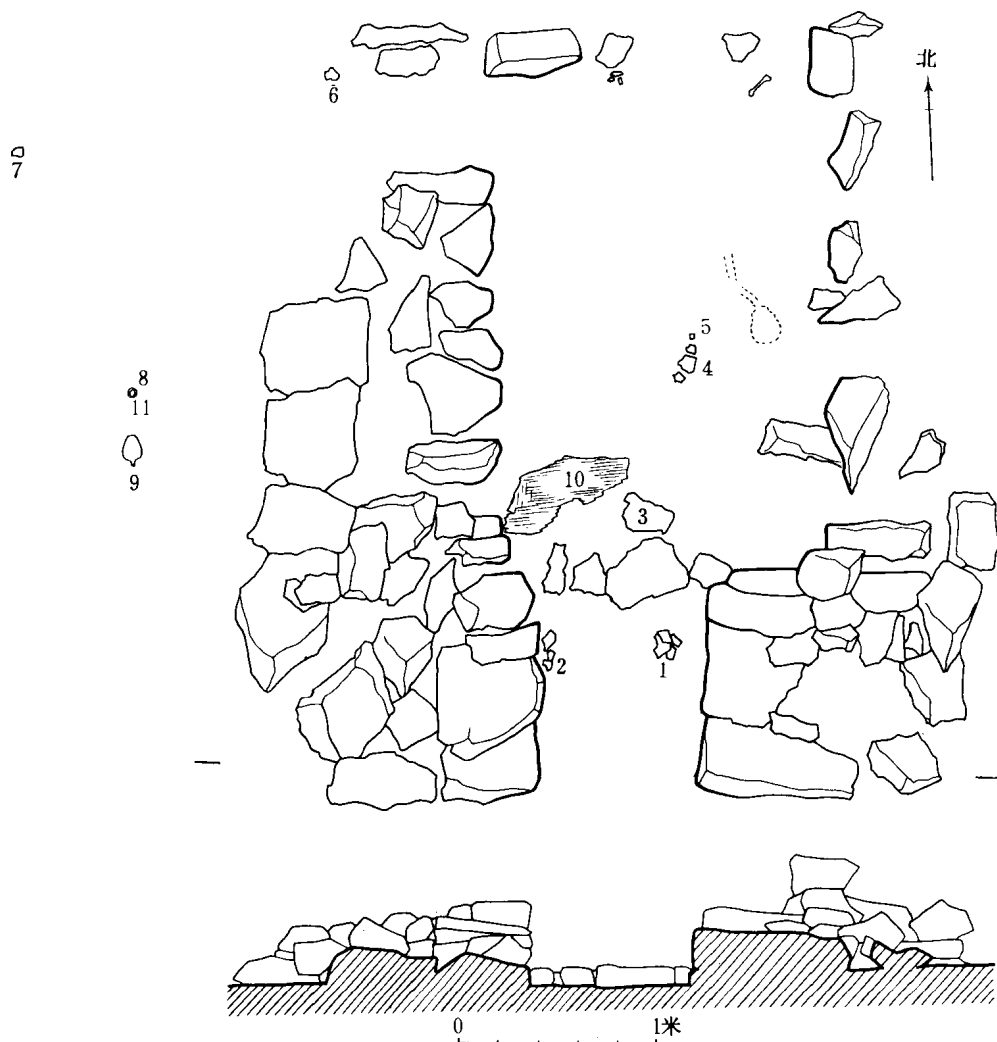


图 8 六顶山 M201 平面图和剖视图

1. 陶碗残片 2. 陶片 3. 板瓦残片 4. 陶盘残片 5. 铜片 6、7. 陶片
8. 铜镯 9. 陶瓶 10. 桦树皮 11. 铜镯

米,深 0.7 米~0.85 米(图 10;图版 6-1)。墓室四壁平直,南端置一块大石,其余三壁均用平直石块立支作壁(东、西壁各 6 块,北壁 3 块)。室内填有黄褐土和灰黑土,厚 0.4 米~0.8 米。墓底为姜黄色生土底,北高南低。墓的方向为 182 度。

葬具无痕迹。人骨架 2 具,紧靠墓室东壁,头北脚南,侧身直肢,面向西北。

随葬器物有陶器残片少许,不能复原;铜镯(Ⅰ式)2 件,均发现在封土内;鎏金铜耳坠 2 件,1 件出在墓室南部,1 件出在墓室东侧的封土内。

9. M204

在 M203 之西,其东部被 M203 打破,北部又遭近代墓破坏。墓室已严重破坏,四壁无存。基底用一层石块平铺,南北残长 2.6 米~2.8 米,东西残宽 2.2 米~2.4 米(图版 6-1)。是否有



图9 六顶山 M202 平面图(1. 料珠)

墓道,不可得知。

此墓系火葬,在墓底石块上普遍有一层厚约1厘米的木炭灰,其西北角和南部还残存一些木炭。西北角的两根木炭似直角相交,西侧为南北向,北侧的一根为东西向,各长约50厘米,宽4厘米~6厘米,厚1厘米~2厘米。墓底石块和墓室部分填土均被烧成红色。在墓室的南部和东北部发现少许人骨的残片,有火烧痕迹。

随葬器物有陶长腹罐(残)1件,铜镯(Ⅳ式)1件,铜带铸(Ⅳ式)及铎尾各1件,铜环(残)1件,银指环2件,铁镞(Ⅲ式)1件,玛瑙珠2件,料珠1件。陶长腹罐、铜带铸及铎尾出在墓室中部,铜镯和铜环各在墓室的东南隅和东北隅,铁镞和蓝色料珠出在墓室北部木炭中,2件玛瑙珠出在墓室的北部和西南隅。另有2件银指环出在填土中。

10. M205

位于M206的东侧。此墓由墓室和墓道组成。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85米,东西宽2.65米,深0.30米~0.55米(图11)。四壁都用石块平砌而成,形状规整,保存亦好(图版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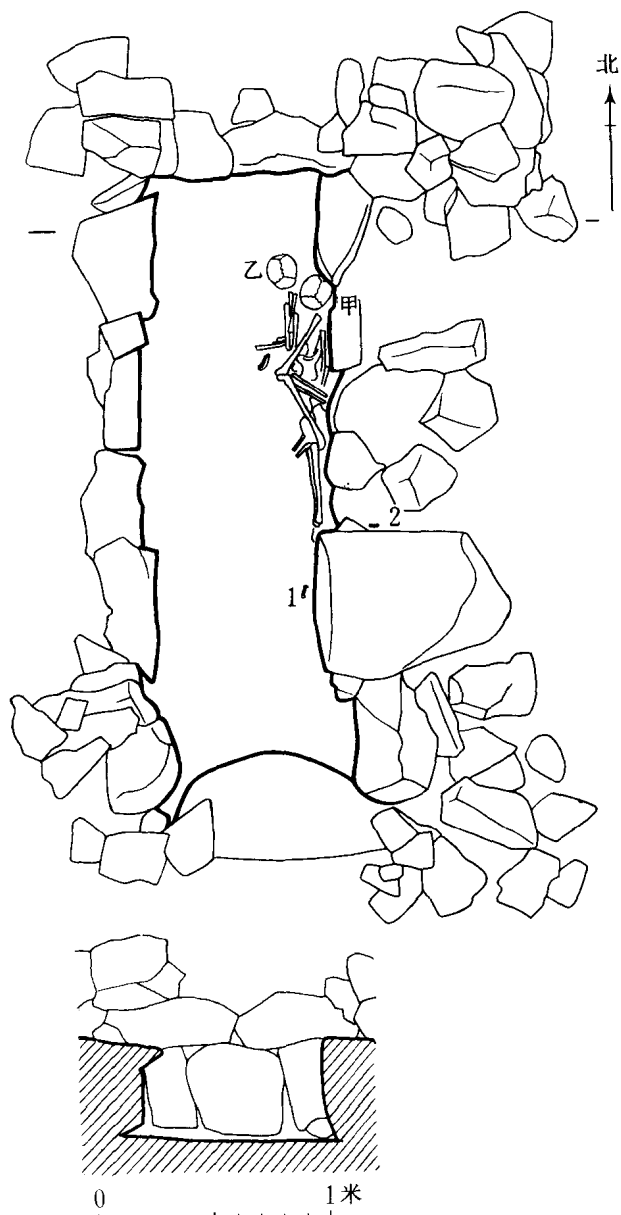


图 10 六顶山 M203 平面图和剖视图

甲、乙·头骨 1、2·鍍金铜耳坠

图版 8)。墓道在墓室南壁正中,长 1.40 米,宽约 1.00 米,底部北高南低,略呈斜坡状。墓室与墓道的底部均以小石块铺砌。墓室内填黄褐土,近墓底及四壁处已烧成红色。墓的方向为 190 度。封土呈圆丘形,径约 6 米,高约 0.7 米,其西部与 M206 的封土毗连。

此墓系火葬。葬具有木椁、木棺,均已烧成木炭。在墓室近底部普遍有一层木炭,以西、北壁保存最好。有的木炭厚 8 厘米,宽 22 厘米,上下两面平直;也有的木炭下面呈弧形,上面较平直,断面呈半圆形。在这层木炭上发现有人骨及陶罐等,这应是木椁的底板。在此层木炭上有一层厚 14 厘米~25 厘米的红烧土,在红烧土上又有一层木炭。墓室西壁的木炭为南北向,残长 1.8 米,宽 0.1 米,厚 0.08 米。北壁的一根木炭长约 2 米,也可清楚看出其西端压在西壁木炭之上。这两根木炭和墓底西、北壁发现的木炭是上下平行的,这可能是残存的木椁顶板(图版 7-1)。木棺也被烧成炭,与上述木椁烧成的炭相混,看不出形状,仅遗棺钉。人骨大多已烧成白色粉末,但尚可分辨出三个个体,甲骨架在墓室的东部,头骨在北端;乙骨架在墓室中部,头骨在北,其南有肢骨;丙骨架在墓室的西南隅,是一堆幼儿头骨残片。

此墓随葬器物较多,计有陶长腹罐 3 件,陶瓶(Ⅱ式)1 件,铜指环(Ⅲ、Ⅳ式)2 件,料珠 3 件。陶长腹罐

和陶瓶各在墓底的东北、东南和西北隅(图 12;图版 7-2)。铜指环在墓室南部,料珠出在东北部。此外,在墓的西南部封土内还发现陶双耳盆 1 件。

11. M206

位于 M205 之西侧, M202 之东南。该墓也由墓室和墓道组成,墓室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 2.7 米,东西宽 2.4 米~2.7 米,深 0.3 米~0.5 米(图 13;图版 9)。墓室用三至四层石块平砌